



赣东北游击大队的故事

旗开得胜

中共湖口县委宣传部 编写

旗 开 得 胜

——赣东北游击大队的故事

中共湖口县委宣传部编写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七·南昌

旗开得胜

——赣东北游击大队的故事

中共湖口县委宣传部编写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7/8 字数：7.8万

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6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67 定价：0.31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的十二篇故事，反映了活跃在都昌、湖口、彭泽一带的赣东北游击大队一九二九年——一九三四年期间的对敌斗争事迹。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语言通俗流畅，可读可讲，适宜青少年和农村故事员阅读。

目 录

旗开得胜	(1)
智勇擒敌	(15)
拔“钉”	(26)
舜德镇大捷	(42)
对症下药	(51)
巧战文桥	(59)
雪夜奇袭	(69)
智斩地头蛇	(77)
运弹斗敌记	(90)
三闯“洋关”	(105)
闹端阳	(124)
武山捕“狼”	(137)

旗 开 得 胜

这是一九二九年八月的一天上午，骄阳似火，烘烤着大地，空气燥得好象烧着了一般。

烈日下，有两个人正洒汗如雨地向位于都（昌）、湖（口）两县交界处的汪家墩走去。那年轻点儿的，二十岁左右，一对浓眉，两只大眼，一脸的英气。他头戴破草帽，上身穿一件打着白布补丁的对襟褂，下身着条蓝裤子，裤脚管高高地挽到膝盖上，露出一双黝黑、健壮的腿。他右肩背着个木工箱，左肩上挂着两把锯，一望便知是个穷木匠；那年纪稍大的一个，身穿一套蓝土布衣裤，戴个破斗笠，挑着副货担，面上摆着糖果香烟之类。他俩并肩走着，低声说着什么。

迎面走来几个人，木匠便用搭在肩上的布巾揩揩汗，大声问：“蔡老板，都立秋了，还这么热呀？”

蔡老板将货担换个肩，笑着答道：“刘师傅，你没听人说，秋老虎，秋老虎，热得酥糖变成糊。”

“哎呀，可别把你的桂花糖晒成糊，”

“放心，到了镇上，生意俏得很呢。”

他俩有说有笑，活象老熟人搭伴赶集。可是，一等

来人走远，他们就又小声说起来。

“……”

“小刘同志，这次任务完成得好坏，事关能否尽快建立革命武装，你的担子不轻呐！”

“老蔡，井冈山的形势一天好似一天，我看着都眼热。为了响应毛委员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号召，我一定克服困难，完成任务。”

“……”

原来，他们俩是中共湖口县委派到汪家墩执行任务的刘皋和蔡天民同志。

前几天，县委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再次传达了党的“八·七”会议精神和赣东北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的决议，学习了毛委员关于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重要指示，根据都（昌）、湖（口）、彭（泽）三县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，决定成立“中国工农红军赣东北游击队”。经过讨论，县委书记谭和，上级党组织派来搞武装斗争的周庚年、周建屏等同志一致同意派小刘打进汪家墩靖卫团，摸清敌情，里应外合，夺取敌人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。

说话间，刘皋和蔡天民已经走到镇口。

小刘停住脚步，说：“蔡老板，我做事的地方你知道嘛？别忘了到时给我送烟去哟。”

“知道。不就是门口有棵烂柳树的那间大屋院吗？”

忘不了，保险少不了你抽的烟。”

他俩分手后，刘皋便快步走到镇街上。

只见那镇街象炸开的油锅一样，闹闹吵个不停：卖菜的、卖香瓜的、买凉粉的小贩们，一齐扯着嗓子招揽生意。

几个背枪的靖卫团团丁，饿狗一般，东窜西跳，看中的，又拿又吃；看不中的，手推脚踢，弄得原来就闹哄哄的镇街更加乱糟糟。

刘皋攥紧拳头，抑制住激愤心情，大步朝那个预定的地方走去。不多久，便看见一个肩上挂条枪的团丁正在一棵烂柳树下伸懒腰、打哈欠。刘皋立刻亮开嗓门，大声吆喝：“打箱做橱，艺高价廉；棺材寿料，又快又好——”

那团丁一听，嘴里忙叫道：“做木匠的，到这里来。”

刘皋取下草帽，边扇边问：“老总，你这里有什么做？”

“有哇。我们队长要办喜事，正到处找木匠做家具呢。”

“行啊，我做。”刘皋一口应承下来，大步流星走到屋院门口，摘下木工箱，放在地上。

团丁朝屋院里喊叫：“老家伙，快出来，快点！”

停了一会儿，一位银须白发，满身木屑的老人慢腾腾从院里走出来。

刘皋仔细一望，认得他就是教了自己三年木工手艺的师傅，不禁喜得眉开眼笑。刚要招呼，却听见师傅硬梆梆地对团丁说：“又没送葬，嚎什么？”

“他妈的，要不是队长急等家具，我一枪就崩了你这个老东西。给你找了个木匠搭伴，再不卖力气干，要你的老命，”

老木匠看也不看刘皋一眼，转身就往回走。刘皋忙提起木工箱，跟进去。

“慢点！”团丁阻挡说，“小木匠，等下队长回来，你就说是我把你找来的。听见没有？”

刘皋边走边答应：“行呐，行呐。”

他二人穿过厅堂，来到后面一间堆着木料的矮房门口。师傅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躬着背，闷头吸起竹烟杆来。

刘皋走进屋子，放下木工箱，刚想叫声“师傅”，师傅却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小兄弟，趁疤脸队长还没回来，你赶快走吧。要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话，刘皋就接上去：“不，我是找上门来给他做棺材的。”

“你——”师傅猛地挺直身子，惊异地望着刘皋。

刘皋急步上前，握住师傅的手，激动地叫道：“师傅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师傅呆住了。他盯着刘皋仔细看，又揉揉眼睛，不禁颤声说道：“你，你是皋仔？”

“师傅，我是皋仔。”

“哎呀！可找到你了。”师傅站起来，一把抱住刘皋，就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儿子一样，止不住老泪横流，颤声抖气说，“皋仔，好孩子，我一直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，想不到——”

刘皋扶着师傅坐在凳子上，轻声问：“师傅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唉，说起话长呀——你还记得我俩分手那天晚上吗？”

“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”刘皋加重语气回答，“那天晚上，你带着我做事回来，碰到那个瘦猴匪丁拽着王家大嫂不放，我就用钢铤捅到他脸上。他跑了，我要去追，是你拦住我，说他们手里有枪杆子，我们拚不赢。你叫我逃出去躲躲，我们就分开了。”

“是啊。后来的事就多罗。”师傅朝门外望望，接着说，“你捅的那家伙，就是现在的疤脸队长。”

“哦，是他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，他伤好后，脸上就留了块大疤子。因为反共有功，被陆士蛟重用，派他带一个小队来驻守汪家墩。他一来，就和一个狗地主的烂女儿勾搭上，便到处找木匠打家具。我真恨不得用斧头剁死他哩！”

刘皋说：“他们的死期到了。”于是，他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师傅。

师傅一听，忙拉住刘皋：“太好了。咱们穷人早就盼望自己手里也有枪杆呐！皋仔，莫嫌师傅年老无用，我们师徒俩一块儿使劲吧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想起什么似的，问，“皋仔，他们共有十二个人，疤脸队长有支短枪，其余的家伙都使长枪。你带了什么武器？”

“有哇。”

刘皋说着，走到门口，向外看了看，又顺手闩上门，从木工箱底部取下一颗活动铁钉，拉出一个浅抽屉，从中拿出一把小巧玲珑的“勃朗宁”手枪。师傅接过手，仔细看看，又掂掂，发现是木头做的。疑惑地问：“皋仔，倒是和真枪一模一样，只是这木头手枪有啥用？”

“有用。先把敌人吓掉半条命，再拿这个当胸一扎——”刘皋边说边扬起一把雪亮的双刃匕首。

师傅接过去，用手试试刀锋，赞赏地点点头。细一看，匕首上好象还刻得有字，又问：“皋仔，这是哪来的？还有字？”

刘皋深情地说：“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周赓年打好送给我的。匕首上刻着‘当者洞胸’四个字。他是要我拿它去洞敌人的胸，夺敌人的枪啊！”

刘皋说着就收起枪和匕首。

这时，就听见大门外有人说话：“队长，我给您找了个木匠来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刘皋便打开房门，拿起一块板瞄着，师傅也捡起斧头，砍一根料。

疤脸队长一进屋，便死死盯住刘皋，见他身体健壮结实，一股英武气质，不由得想起那个可怕的傍晚。当时，他仿佛看到捅他的是把木工用的钢锉，所以，后来他一看到年轻工匠，就怀疑是共产党，是要杀他的人。同样，对刘皋也产生了怀疑。他贼眼一转，顿生诡计，转身就揍了那个带他进来的团丁两耳光，破口大骂：

“混蛋，你把共产党放进来了！”

背后的几个团丁立即端起枪，对准刘皋。

刘皋看透了这是疤脸队长“以虚引实”的鬼花招。淡然一笑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这是哪里话呢？我是你们自己请来的，要是共产党，我走好了。”

“没那么便宜。”

“那你抓去杀吧。我莫非是吃胀了饭，自投罗网，找死？”

“嗯——”疤脸队长嗓子眼儿里响一声，弯下身子，打开刘皋的木工箱，看了又看。

“队长，这小兄弟是个地道木匠。你看箱里的斧锉锤凿使得雪亮，摆得有板有眼。手艺真不错啊！抓走他，我一个人又搬不动、拿不起，可要误了您的喜事呀。”

“嗯——”他又在嗓子眼儿里响一声，直起腰盯住刘皋，“我问你，这樟木有什么名堂？”

“嗨——白红黄沙樟，油质厚，有特香，料纹细腻，宜做柜、橱、桌、箱。”

疤脸队长又连提几种木料，刘皋心中有数，对答如流。疤脸队长只好胡乱擦一把臭汗，拿起一根打了线的短料，说：“三斧子给我砍到线上！”

刘皋拿过料，接住师傅递过来的斧子，一下、两下，齐刷刷顺线砍好。

“好手艺，好手艺！”师傅称赞。

“有两下子，看不出这小子。”团丁们怪叫起来。

疤脸队长不得不信服地点点头，一扬手说：“你就做吧，胆敢不尽心，砍你的头！”

刘皋满口答应，弦外有音地“奉承”：“队长福大，走红运。我看打座新式无头床，雕个金龙玉凤同上天好嘞？”

“好、好，越新越好，越花越好。还要快。听着，你不准出大门！”疤脸队长说着就走出去。……

再说刘皋和师傅动手破料锯板，木屑就象下雪一样纷纷落地。两个监视的团丁见他们卖力，便也不常守在跟前。刘皋又主动拿出钱来请他们抽烟喝酒。几个团丁更觉得刘皋大方。仅仅半天工夫，刘皋就和团丁们混得精熟，把靖卫队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不久，蔡天民挑着货担，在靖卫团的大屋院门外高声叫卖：“呃——香烟桂花糖——”

刘皋正想出门去和老蔡联系，可是刚一迈步，就见疤脸队长带着几个团丁赶开了老蔡，走进屋院门来。刘皋立即收住脚步，站在窗后，静静观看。只见疤脸进得门来，把团丁们都叫到厅堂里小声训斥了一番，他走后，那十个团丁便都抱着枪，无精打彩地在厅堂里呆坐。看他们的神态，刘皋意识到敌人可能有新的行动，便立即走进厅堂，掏出最后一包“老刀牌”香烟，递给几个团丁，说：“这鬼天真热得人难受，老总们何苦坐在这儿受罪？”

跟进来的老师傅也接上说：“是啊，往日这个时候，老总们都上街玩去了，怎么今天闷坐在这儿？”

一个歪嘴团丁答腔：“队长说了，陆团总明天要亲自出马清乡，消灭共党，叫我们在家待命，不准乱走哇——”

刘皋眼珠一转，心里有点发急。忙把烟头一摔，说声“老总们，失陪了”，就奔回工房，拿起刨子，顺着那块尚未刨平的木板，用力朝钉在大凳一头的铁夹钉推去，只听见“咔”的一声，刨子跳起来，刘皋故意大声惊叫：“哎呀——”

团丁们正闲坐得发闷，听见他这一声叫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一齐跑去。

疤脸队长也端着手枪跑去：“什么事，他妈的。”

刘皋把碰伤的刨刀送到他们面前。

疤脸队长一把夺过去：“大惊小怪，吓我一跳。”

“队长，刨刀一伤，做不得家具了。”

“老子越湿你越加盐。”

“队长，我马上到流芳去买，那里的刨刀打得好。”

“不。歪嘴，你去！晚上赶回来，不准误了明天的大事。”

“是。”歪嘴子答应一声，背着大枪走了。

“刨不成，先干别的，误了我的事，小心脑袋！”
疤脸凶狠地讲完，也走了。

“小兄弟，来根烟抽。”众团丁叫着。

正在这时，老蔡又在门口外“香烟桂花糖”地叫起来。刘皋知道是老蔡急着要情报，眉头一皱，就放下刨刀，掏出皱瘪瘪的烟盒，抖出仅有的两支烟，递给两个团丁，然后把香烟盒一团，说：“没了。老总，煞煞瘾算了。”

“香烟——桂花糖——”老蔡在叫卖。

“听见了不，卖烟的就在门外，去买！”

“莫小气，去买两包来”。

刘皋正巴不得，叮嘱一声“你们等着，走了的可没份，”立刻抬脚走出门去，小声招呼道，“卖烟的，拿几包‘老刀牌’来。”

蔡天民走到刘皋身边，递了几包烟给他。他就势把抓在手心的钱和情报一起交给老蔡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晚上

十点行动。”

老蔡微微点头，表示听见了，说：“师傅，抽了我的烟，保管你有劲。”

刘皋笑笑，转身走进院门。老蔡挑起货担大声吆喝着走了。

就在刘皋和蔡天民接头的时候，谭和、周赓年、周建屏已调集农民协会十几个骨干分子组成了武装突击队。他们磨利匕首，擦亮梭镖，准备好了火把、鞭炮。

周赓年把大家的准备工作检查了一遍，说：“同志们，赣东北游击队能不能尽快成立，就看今晚这一仗啦。我们一定要来个旗开得胜，夺取敌人的枪武装自己。……”

正说着，一个突击队员跑来报告：“老蔡回来了。”

大家迎出去，见老蔡满头大汗，衣衫湿淋淋的。他和大家说了几句，就与谭和，周赓年走到一间屋里，把刘皋的情报交给他们，汇报了与刘皋约定的时间。

不一会儿，天色暗下来。谭和、周赓年便带领突击队直奔汪家墩。……

天上繁星点点，上弦月刚刚露脸，田里塘中，到处都有青蛙叫得“呱呱呱”。

突击队员们飞步闪进汪家墩镇街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靖卫队住的屋院对面墙根下，等候刘皋的信号。

却说屋院里的团丁们仍然闷坐厅堂打瞌睡，疤脸队

长也一反往常，没出去找那破鞋鬼混，独自躺在屋里睡觉。

刘皋把“勃朗宁”和匕首藏在怀里，对师傅说：“我们得把这帮家伙引来赌钱，让他们丢开枪才好。”

“对。”师傅点点头。

立时，他们的屋里就响起洗麻将牌的声音。

听到麻将响，几个团丁立刻有了精神，都一齐跑进刘皋的小屋。

“老总们明天有事，早点睡吧。”刘皋站起，让着位说。

一个团丁死皮赖脸地讲：“嘻嘻，手痒，来一圈过过瘾。”

“我先来。……”

“我都坐下了，我先来。”

团丁们争着要赌。

“让队长听见了不好吧？”刘皋故意这样讲。

“还是小声点，要不就打不成了。”老木匠耐着性劝他们。

于是，四个团丁围一圈赌起来，其余的都伸长脖子瞧。刘皋又是递烟又是点火，好不忙碌。忽然，他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整个身子扑倒在地上。老师傅急忙冲过去扶他：“怎么啦？”

刘皋一边往起爬，一边说：“老总们，收收你们的